
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 奇妙的书信情缘

□韩晓航(河南平顶山)

在今天这个数字化的时代,你是不是已经很少再拿起一本书,或窝在沙发上,或躺在床上,安静而认真地阅读?你是不是早已忘记了手捧油墨书香的拥有感和幸福感?世界读书日,让我们互赠一本书吧,在阅读中惺惺相惜,彼此温暖。
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,初捧这本书,米白色和蓝色相间的封面充满了年代感和文艺气息,封面正中央就是查令十字街84号吧,蓝灰色调的街景,商店,行走的路人……这样的设计别具一格,我一下子就被一种久远而又温暖的气息包围,仿佛触摸到书中流淌出来的那种脉脉温情……
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,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·汉芙和伦敦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经理弗兰克·德尔之间长达20年的书信情缘。海莲·汉芙是个穷困潦倒的美国女作家,她嗜书如命,特别喜欢旧书,排斥纽约费用高昂且庸俗的新版图书,于是就按报纸广告推荐,写信到了大洋彼岸专营旧书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求购旧书,而弗兰克·德尔尽心竭力地为海莲·汉芙奔波找书,从不嫌麻烦,认真负责地回复每一封信,邮寄每一本书。随着书信往来的增多,他们的情意也越来越浓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海莲给书店的员工们寄去了许多生活用品:鸡蛋、火腿、罐头、丝袜等,帮他们渡过难关,尽管她自己也得过得捉襟见肘。这份情谊如此简单、纯粹、无私,他们

彼此问候,互相温暖。当一封封书信辗转多日才到收信人手中的时候,简单的文字背后是一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感。这份情缘因书而起,却不只是书缘,是不同国家,不同民族之间,人与人那种真挚情感的互相传递,互相关怀。一种跨越文化,跨越年龄,甚至跨越战争的感情,在他们中间慢慢萌生!

也许,遗憾是每个人的宿命。弗兰克和他书店的员工们一直邀请海莲到英国游玩,而海莲也心心念念地渴望着,却因种种原因20年都未能成行。随着弗兰克的突然离世,海莲心中久久不能释怀。她在弗兰克去世后,不忍心把这些书信封存于抽屉里,经过弗兰克家人的同意,整理出版了这本书,于是才有了这部经典。也有人说,这是一本哀悼伤逝的书,纪念心灵在20年书籍时光中的一场奇遇。

“卖这些好书给我的那个好心人已经在数月前去世了,书店老板马克斯先生也不在人间了,但是,书店还在那儿,你们若恰好路过查令十字街84号,请代我献上一吻,我亏欠她良多……”

这是本书的最后部分,海莲的朋友凯瑟琳夫妇要去英国伦敦,海莲在给他们的信上如此写道,她希望凯瑟琳能代她去看望一下马克斯与科恩书店,这段话也成为这本书的经典语句。
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的译者陈建铭说:

“我一直相信,把手写的信件装入信封,填了地址,贴上邮票,旷日费时投递的书信具有无可磨灭的魔力,对寄件人、收信者双方皆然。其中的奥义便在于‘距离’,或者说是‘等待’,一旦交流变得太有效率,不再需要翘首引颈,两两相望,某些情意也迅速贬值而不被察觉。”

故事还没有结束。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的出版发行,使海莲一跃成为知名作家。她被出版商邀请去伦敦签名售书,于是,才有了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的续篇《重返查令十字街84号》。海莲·汉芙心心念念的伦敦之旅终于实现了。可是,故人已不在,来到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时候,除了怀念,更多的是伤感。

人会逝去,但是,海莲·汉芙和弗兰克·德尔永远活在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里。

2018年11月,我到英国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。查令十字街84号,犹如一个浪漫的梦想,虽经漫长岁月的洗礼,仍散发着温情的光芒。我是带着海莲·汉芙的心愿去寻访查令十字街84号的。书店早已不复存在,店铺几易其主,但全世界的爱书者和读书人只要来到伦敦,一定会来到这里,代海莲·汉芙献上一吻。因为,书籍是我们的灵魂。

遇见好书

牡丹寄咏

晓阳(河南郑州)

花事年年咏牡丹,凭谁朵朵识真颜。
淫威国色宁焦骨,高格天香不倚栏。
岂以胭脂夸富贵,甘随盆土伴贫寒。
盛妆无意倾城顾,一笑东风化万般。

广场上那些花儿

□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眼看春已过去大半,写写春花吧。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抱怨的,花虽相似,却不是去年那一朵了。草木只活一秋,人却能看见自己的孙子甚至重孙子,同样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,人占了很大便宜。

写字也像犁地,只有开犁,才会有新土。单单是取巧写花儿,我便得知:紫荆花有药用价值,治热淋,血淋,疮疡,风湿筋骨痛。连翘不但是清热解毒的一味好药,传说把它捧在手里入睡,就能梦到未来的妻子。紫叶矮樱是紫叶李和矮樱杂交而成的,榆叶梅又叫小桃红,娇艳的西府海棠别名花贵妃……

这个春天喜怒无常,像坐过山车。节令还没到,没提防就热得让人穿短袖,骗得广场上那些花儿竞相开放。可还没笑出声呢,西北风倏然而至,没有羽绒袄可穿,花儿们只能在风中瑟瑟发抖。可怜那扬眉吐气没多久的垂柳,硬生生断落一地嫩枝……

欣喜的是,草木比人抗冻,从寒冷中缓过气儿,紫叶矮樱、连翘、榆叶梅,雪白的樱花还有玉兰,一树树一丛丛,看谁开得热闹鲜烈。原本噙着嘴儿的紫荆、西府海棠、垂枝桃和碧桃和木瓜,丝丝缕缕松散了心思,哗哗啦啦打

开了情怀,各种各样的赏心悦目。

赏心悦目的还有广场上的人,一到下午和晚上,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围起五六个场儿,有唱的有跳的有看的,有戏曲,有流行歌曲,有怀旧的老歌。几个人轮唱的,自己唱自己听的,靠谱的不靠谱的,尽性、尽情、尽欢,这是又一种色彩不同的花,是人的心花。

升职为家庭煮妇之后,一颗心都在一日三餐上。天天从广场上过,满脑子都是买什么菜,拼什么盘,很少有缝隙盛放这花色与草香。

我第一羡慕汪曾祺先生,不但是文学大家,还是美食家,且厨艺惊人。第二羡慕当红作家石磊女士,纵横中西,远超过十八般武艺的烹调、卤煮、酱腌、烤、烧,一棵茼蒿都能炮制出刁钻古怪的奇香。偏是人家还能拿诸般美味入书,写成《舌尖上的私房菜》,勾引得众多煮妇煮夫争相抢购。更奇葩的是,一年四季天南地北游荡之外,她还在《新民晚报》开专栏,把上海中产阶级的人事百态写得入情入理入味,娇滴滴,华丽丽,活色生香,简直比张爱玲还张爱玲。这不,今年国庆节,应邀来河南转一圈儿,一口气写了5篇游记,嫩生生地取名《亲爱的豫》,荣获“河南旅游特别贡献奖”……

这些话醋味太浓了,言归正传,人活在这世,免不了一日三餐,我越来越敬佩那些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修炼成灶神的女子。我对这项功业的不耐烦,究其底是多年不做饭懒出来的。若不是心烦,满眼尽都是风光,哪能看不见广场上的花呢?人若心里闲时,不仅能看见能闻见那些解语花儿,还能恍兮惚兮随之在光阴里撒一把欢儿。

昨天下午去广场上散步,又邂逅了一场劲爆的生命之花。

盛开的樱花树前,两个舞者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,不时响起掌声和喝彩声。伦巴、吉吧吧交替着跳,还加上花样双人滑的各种“托举”:腋下、腰部、扶髁、胯下、扛起来旋转,然后慢三、慢四。一阵风吹过,雪白的落樱里,舞者的肢体如花开放美不胜收!

问起来才知道,女士姓陈,53岁,男士姓李,年过花甲,两个人互为舞伴刚刚4个多月。能跳出如此动人心魄的劲舞,是灵魂的交融,还是生命的契合?不得而知。想他们也会有家人儿女,也要一日三餐,却挡不住活得如此写意,如此淋漓酣畅!

原来,只要你愿意,你的心灵得点空儿就会轻舞飞扬。